

理 戈 果

斯 节 邦 諾 夫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Н. СТЕПАНОВ
Н. В. ГОГОЛЬ.

据 «КЛАСС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И Л. И. ТИМОФЕЕВА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譯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87 字数 5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3/16 插页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0册

定价(7) 0.29元

果戈理

偉大的作家，天才的諷刺家和農奴制度的無情的揭露者尼古拉·華西里耶維奇·果戈理，在俄國社會生活和文學的歷史中起過重大的作用。

“……世界上已經很久不曾有過一位作家，對於自己人民，像果戈理對於俄國一樣重要，”^①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果戈理曾經這樣寫道。

作為一位大膽暴露沙皇俄國的專制農奴制度的現實主義作家，果戈理以強大的諷刺的力量，揭露了當時貴族與官僚社會的駭人聽聞的丑惡，痛斥並揭穿了它的反人民性質。果戈理的創作加強了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對俄國文學的發展發生重大的影響。十九世紀所有的大作家都曾向果戈理學習揭發剝削階級。

列寧提到過新的民主主義文學和果戈理傳統之間的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文集”，國家文學出版社，1917年版，第三卷，十一頁。——原注。

牢固的关系。在“向民主主义的又一次进军”一文里，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几句话：

……那日子可会来，
(来吧，来吧，渴望的日子！)
人们从市场捎回来
不是勃留赫尔，
不是愚蠢的绅士先生，
而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

列宁写道：“一位老辈俄国民主主义者所渴望的‘日子’来到了……”民主主义的著作开始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并且这种新的文学浸染着……“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思想，正是由于这些思想，这些作家才被涅克拉索夫所珍贵——正像被俄国每一个正派的人所珍贵一样……”^①

列宁这里所讲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思想，首先就是争取人民从地主和沙皇官僚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对于专制农奴制度各种现象以及它的反人民性质的批判与斥责中。正因为这一点，尽管见解不彻底，尽管有着悖谬和错误，果戈理与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接近起来，用艺术形象揭露了伟大的民主主义批评家在论文中那样愤怒而且猛烈地加以抨击的现实的某些方面。

①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二八六页。——原注。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了諷刺作品对于苏維埃时代的重大意义，优秀的俄国古典文学傳統、果戈理和謝德林的傳統对于苏联作家的重要性。

果戈理的傳統在苏联文学中具有重要而且富有成效的意义，帮助創造出这样一种可以促进新事物与旧的、僵死的、阻碍前进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文学。果戈理的历史作用就在于这方面，他用諷刺的烈火击破农奴制时代俄国社会中的一切否定的、腐朽的事物，从而促成新事物的誕生。

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果戈理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新历四月一日）誕生在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大索罗庆采鎮。果戈理的双亲——华西里·亞芳納西耶維奇·果戈理—楊諾夫斯基和他的妻子瑪丽亞·伊凡諾夫娜——是烏克蘭的地主。华西里·亞芳納西耶維奇·果戈理以博学多才，教養卓越，对文学和戏剧的濃厚兴趣馳名于鄰近的地主中。未来作家的童年，是在他父亲的田庄，密尔格拉得县附近的华西里耶夫卡村度过的。

舒适的地主之家，廣闊的幽美如画的花园、池塘——这是果戈理童年时代所处的环境。

然而，一种不安的憂慮已經闖进华西里耶夫卡村的家長式的、庄园式的靜止和寂靜中来，大家担心的是怎样

适应那專橫地对閉关自守的自然經濟發号施令的市場的要求和需要。

作家的父亲华·亞·果戈理是几部烏克蘭文喜劇的作者，这些喜劇在果戈理的一位远亲特罗欣斯基的家庭劇場的舞台上，在基平采田庄上演出过。果戈理全家时常去那里作客。在基平采，常常聚集着一大堆人，那里經常排演戏剧，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藏書室。

一八一八年，果戈理被送到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讀書，在那里學習了將近二年，然后进了剛开办不久的涅仁“高級科学中学”。从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二八年，果戈理是在中学里度过的。未来的作家的見解和性格开始形成的这几年，正是民族自觉高漲和热爱自由的思想得到广泛傳布的时候。这种高潮的基础，是由一八一二年衛国戰爭中俄国人民的偉大爱国功勋所奠定的。

一八一二年衛国戰爭給予俄国先进思想的發展以强大的推动力，喚起了对于專制制度的殘暴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落后性的極度不滿。这几年的政治气氛，在極大的程度上是被革命运动的成長，其次是被以十二月党人的失敗为結束的參議院广場事件^①所决定的。

涅仁虽然离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心很远，但是緊張

① 參議院广場事件指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是一些参加过一八一二年衛国戰爭并且具有先进思想的貴族革命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們曾在彼得堡參議院广場上起义。

的社会斗争的迴声也波及了中学。中学生們背誦着雷列耶夫的詩，閱讀着“北極星”，普希金的热爱自由的詩，他的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于世的“自由的頌歌”——“自由頌”。涅仁中学的教师中間有一些进步人士，例如自然法教授別洛烏索夫。在一八二七年，甚至發生了控告別洛烏索夫和其他几位进步教师“自由思想”罪的“案件”。他們的罪狀是“發表政治方面犯罪的議論”，教課常常代以“政治評論”，學生們对于被学校当局認為“危險的”作家熟悉得如數家珍。學生們也有被这自由思想“案件”牽累的：他們受到傳訊，被迫对老師們提出証言。果戈理热烈地同情別洛烏索夫，提出了有利于他的証言。中学校，特別是別洛烏索夫，在果戈理世界觀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果戈理生来体弱多病，又畏怯怕羞，所以对于中学同學們的喧囂的游戏总是疏远，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上。他在写給父亲的信里不断地要求把新出版的書籍給他寄来。这几年特別使果戈理感觉兴趣的是詩。普希金是他心爱的詩人，他把“茨岡”、“波尔塔瓦”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开头几章抄在練習簿上。

果戈理爱好讀書是同學們都知道的，于是把他选做学校圖書館的管理員，杂志和書籍都是他們湊錢購置的。

他的最初的文学習作也是在这时候开始的。早在一八二五年，果戈理就参与編輯中学里一个手抄的刊物“文学殞星”，写过詩，甚至还写过悲剧“强盜”。可惜这些早期

的習作沒有能流傳到今天。我們只能根据同學們的敘述知道散文體的諷刺作品“閑話涅仁”(又名“法律不為傻子設”)的一些內容，這篇作品証明這位未來的作家有着早熟的諷刺才能。

中學時代的果戈理的另外一種嗜好是戲劇。果戈理熱情地參加中學校的戲劇演出，寫劇本，畫布景。他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類喜劇角色。因此，果戈理在馮維辛的“絢袴少年”里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普羅斯塔柯娃的角色。

還在少年的時候，果戈理就非常熟悉烏克蘭鄉村的生計，熱烈地愛好烏克蘭的童話、歌謠、傳說。在涅仁，果戈理也依然關心着人民生活。他的一個中學同學回憶說，果戈理經常到馬格爾基——涅仁的郊外去。“果戈理在那邊農民中間有許多朋友。有人舉行婚禮，或是發生什麼別的事，再不然偶逢天氣晴和的佳節，果戈理是一定到的。”

一八二五年父親的逝世，對於果戈理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使年輕人開始考慮到自己的前途。還在中學時代，果戈理就對涅仁“俗物們”的枯燥無味的生計懷着不滿，產生出要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高尚而崇高的目標的渴望。一八二七年他從涅仁寫信給他的一个親近的朋友唯索茨基說：“……跟沒沒無聞的人們一起葬送在死一樣的沉寂中，是多麼痛苦啊！你知道我們這裡所有的俗物，所

有涅仁的居民。他們用世俗和猥瑣的自滿的外壳扑灭了人的崇高使命。而我却必須偷生在這些俗物中間……”

关于前途，关于施展力量为人类服务等等的想法，那时就已经抓住了果戈理。他在脑子里翻来复去琢磨着“所有的情况和政府职位”，以便决定自己的使命，找到这样的一种职务，他可以变得“真正对人类有益”。果戈理在一八二七年写给亲戚柯夏罗夫斯基的信里说，他已经有两年从事“研究其他民族的法学”和“对于一切人都是基本的自然法”，他发誓“决不丧失短促生命中的任何一分钟，不为人类增进福利”。

这种对于果戈理年轻时候朦朧向往的为社会造福的活动的渴望，对于庸俗的自滿自足的强烈否定，在他流传到今天的第一部作品——長詩“汉斯·古謝加頓”里得到了表现。这部長詩可能在涅仁时就已经写成（果戈理把它的写作日期定为一八二七年），其中的主人公也像作者本人一样，被对于活动的渴望煎熬着，要跟小市民式狹隘的生活世界断絕关系。

是不是爱过荣誉的灵魂

爱上了人世的猥瑣？

是不是对幸福尚未忘情的灵魂

还没有厭倦人世的騷乱：——

果戈理在長詩里写道。

这些关于未来活动的青年人的狂热的梦想，把果戈

理吸引到首都，到辽远而誘人的彼得堡去，他希望在那里，自己的才干，自己的为人类福利服务的渴望能找到用武之地。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畢業出来，回到华西里耶夫卡母亲的身边。在同年十二月，就同一位朋友丹尼列夫斯基一起到彼得堡去了。

果戈理在一八二八年十二月末到达彼得堡。他和丹尼列夫斯基一起住在豌豆街一幢廉价的寓所里，那里是小官吏和其他公務員的栖息之所。

彼得堡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位来自僻远的外省的心情兴奋的青年。“为人类服务”的梦想，等到进一步熟悉首都之后，很快地就暗淡下去了。

果戈理到处碰壁。他从彼得堡寄給母亲的第一封信（一八二九年一月三日發）就已經浸透着悲觀失望的心情，果戈理在信里訴說“为憂郁所襲”，他大約有一禮拜之久坐在房間里，一点事情也不干。他的失敗使他“对一切漠不关心”。帶來的介紹信沒有用处，差使沒有找到。首都生活对于錢囊羞澀的青年是过分昂貴的。这說明了他在同一封信里的訴苦的原因。“……我觉得彼得堡完全不像我所想像的，”他写信給母亲說，“我把它想像得更美，更壯麗，别人所散布的关于它的傳聞也都是假的。在这里，过的不完全是豬一般的生活，就是說，每天还有一頓白菜湯和粥吃，价錢可比我想的要貴得多……这一切使我像生活

在沙漠中一样，我不得不放弃最大的欢乐——看戏……”

果戈理在文学事业方面也遭到了痛苦的绝望。他寄托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上的希望，没有能得到实现。一八二九年用“亚洛夫”的笔名出版的这部长诗，没有获得成功，受尽了嘲笑的批评。作者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于是果戈理从书店里收回了几乎全部存书，把它们销毁了。

经过这些失败之后，作家心灰意懒，勇气顿挫，忽然决定离开俄国。可是，果戈理在国外耽搁得并不久：他到了卢卑克，就转回来了。

登台演戏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果戈理作为演员的真正现实主义的才能和机械地学来的、因循惯例的表演方式根本是格格不入的，而那种方式却是剧院监督要求于一个演员的。

在一八二九年末，果戈理终于在国家经济与公共建筑局谋到了一个小官吏的职位。然而，果戈理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并不久，在一八三〇年四月，又转到封地局当一名文牘。青年人关于崇高的国家意义的服务的梦想就此告終了！

他的经济情况也很拮据。在他父亲死后，家庭的收入急剧地减少了。田庄抵押了出去，母亲瑪麗亞·伊凡諾夫娜要维持儿子的生活和在经济上收支相抵，是越来越困难了。

果戈理在这些年里受尽了彼得堡大部分毫无保障的

公務員都要遭受到的艱辛與窮困。“我有点習慣于寒冷了——我只穿一件夾外套熬過了整整一冬，”他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二日的信里帶着憂愁的譏諷告訴母親說。

果戈理在局里做了一年左右的官員，只升到副股長的職位。然而，宦海浮沉的生活對他很少吸引。他在这整整一年中孜孜不倦地到美術學院去學繪畫。他在那里熟悉了一些藝術家和他們的生活，後來被他描寫在中篇小說“肖像”里。他的文學寫作也重新恢復了。可是，他現在已經不再寫“漢斯·古謝加頓”一類幻想的浪漫主義的長詩，而去求助於他所非常熟悉的烏克蘭生活和烏克蘭民間文學了。

他在給母親的信里請求告訴他一些迷信的傳說和故事，“關於拜節歌，關於聖約翰節，關於女落水鬼等等也講上几句……在普通老百姓中間流傳着許多迷信故事，駭人聽聞的童話，傳說，各式各樣的奇聞逸事……”果戈理需要這些知識來寫他已經開始動筆的一組烏克蘭中篇小說，不久之後這些小說就構成了“狄康卡近鄉夜話”第一部。

對於果戈理說來，文學活動正是他年輕時一直努力以赴的那種崇高使命的實現。

在“祖國紀事”雜誌一八三〇年二月號和三月號上，刊載了果戈理的第一篇中篇小說（不署名）——“巴沙甫留克”，（又名“聖約翰節前夜”）。在一八三一年份的“北方之花”年鑑上，果戈理發表了長篇歷史小說“哥薩克隊長”

(未完稿)的一章。果戈理最早的一些文学界朋友也都是在这—时期認識的：和杰尔維格同为“文学报”編輯的批評家索莫夫，詩人茹科夫斯基，批評家兼出版家普列特尼約夫。他們对这位年輕作家怀着友爱的关心，介紹他在爱国女学校(專为軍官的女兒設的一所学校)充当历史教师。

终于在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九日，他得偿夙願，和普希金訂交，不久就成了莫逆之交。果戈理把普希金尊为前輩、文学的导师。

果戈理迁居巴甫洛夫斯克的这件事也促成了兩位作家的接近，那地方毗鄰皇村(現在是普希金城)，一八三一年夏天普希金是住在那里的。夏天，果戈理在巴甫洛夫斯克找到了一个职位，給华西里契科娃公爵夫人的害病的兒子当家庭教师。“几乎每天晚上，”他写信告訴丹尼列夫斯基說，“我們都在一起：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我。”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当时从事写作民間童話，而果戈理正在結束“夜話”第一部。在和普希金天天見面的印象下，果戈理在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写信給茹科夫斯基說：“……我觉得，一座純粹俄国詩歌的大厦正在聳立起来。”

一八三一年九月，“狄康卡近乡夜話”第一部問世了，不但受到作家的文学界朋友的贊美，并且也受到广大讀者的热烈欢迎。普希金对“夜話”大加贊賞。“这才是真正的欢乐，由衷的、从容不迫的、沒有矯飾、沒有矜持的欢

乐，”他写道，“有些地方是什么样的詩意！什么样的感受！这一切在我們今天的文学中是这样地卓越不凡，使我直到現在还没有清醒过来……”^①

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話”里創造了烏克蘭的形象，那是永远要在俄国文学中流傳下去的。这个極度富有抒情味道的、美丽的形象，滲透着对于祖国及其大自然的爱。烏克蘭的形象，通过美妙絕倫的、充滿詩意的風景画，首先是通过个别人物的刻画，人民的性格、他們的幽默感、勇敢精神、無憂無慮的欢乐、爱好自由等等的表現，被果戈理展示出来了。果戈理笔下的烏克蘭，以它的大自然的全部嬌媚、鮮艳和柔和，連同它的大胆而热爱自由的人民，第一次呈现在讀者的眼前。

果戈理在人民的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人类最优良的特征和品質——对祖国的爱，自尊心，活潑而清明的灵智，真正的人性和高貴。鉄匠伐庫拉、格利茨柯、丹尼拉·布魯尔巴施，都是那些深深印入民間山歌和謠曲中的正面特征的体现。伐庫拉（“聖誕节前夜”）在生活的任何場合中都决不惊慌失措。他讓惡魔給自己服务，即使在女皇的皇宮里也毫不胆怯。他的行为是被对奧克桑娜的献身的爱所鼓舞的，奧克桑娜这个人物被果戈理以特別富于抒情味道的真情流露的笔調写得这样惹人憐爱。

^① “普希金文集”，国家文学出版社，第一卷，一四·頁。——原注。

在“狄康卡近乡夜話”里，几乎沒有直接地写到农奴制生活，农民被地主压迫的事实。果戈理想把人民描写成不是唯命是从的、馴服的、却是驕傲的、自由的，表现出他們內心的美和力量，表现出他們确信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烏克蘭人民的生活历史的特点，他們保持着热爱自由的哥薩克傳統，直到較晚的时期——十八世紀末叶才被人奴役。“五月的夜”里想戏弄可恨的村長的小伙子們，并不是一群放蕩不羈的游手好閑之徒；他們捍衛着自己的权利，他們还記得哥薩克人因以馳名的那种自由气派：“哥兒們，我們为什么是奴才？难道不跟他一样是人么？謝天謝地，我們是自由的哥薩克！伙計們，咱們得讓他知道我們是自由的哥薩克！”

当創造詩情的，充滿誘惑力的少女們的形象——“五月的夜”里的甘娜、“聖約翰节前夜”里的碧多尔卡和“聖誕节前夜”里的奧克桑娜——的时候，果戈理广泛地利用着民謠，从里面选取那些赋予女主人們的优美的、真挚的特征和彩色，有时像甘娜那么惆悵和温柔，有时像奧克桑娜那么洋溢着意气揚揚的欢乐。

果戈理在“近乡夜話”里怀着深厚的爱描写着姑娘和小伙子們的兴高采烈的世界，尚未丧失自然感和热情的从人民中間出来的人的鮮明完美的性格。透过他的中篇小說的浪漫主义色彩，分明地凸現出了现实生活的特征，当时烏克蘭农村的絕非牧歌情調的生活的特征。

果戈理的烏克蘭中篇小說里的形象和典型，充滿着鮮明的生活色彩，輝耀着意氣揚揚的人民的幽默，絕不能與因襲常規同日而語，却是把真正的現實表達出來。我們想提一下“索羅庚采市集”的現實主義圖畫——裝扮得很年輕的、肥胖的赫芙拉，她的愚蠢的丈夫索洛比雅·契列維克，愛吃甜餡餃子和饅頭、拚命勾搭赫芙拉的、措辭矯飾的胆怯的神父兒子，——所有這些都是賦有充分現實的、生活的特征的形象。關於市集，它的喧嚷、人聲、裝面粉和小麥的貨車、五色繽紛挂着布匹和飾品的貨攤等等的描寫，也說明現實主義描寫的技巧已臻成熟，這種技巧後來非常有力地表現在果戈理的作品中。

果戈理在這些中篇小說里面首先表達了他在人民生活中所看到的美好的和詩情的事物。“近鄉夜話”——用別林斯基的說法，是“小俄羅斯的詩意的素描，充滿着生命和誘惑的素描。大自然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平民鄉村生活所能有的一切誘人的事物，人民所能有的一切獨創的、典型的事物，都以虹一樣的彩色，閃耀在果戈理這些初期的詩情幻想里面……”^①

在“近鄉夜話”里，果戈理常常求助於荒誕之談，把魔鬼和女妖寫進小說里。可是，這是另外一種荒誕之談，跟西歐浪漫主義者的神秘論毫無共同之點。果戈理筆下的

① “別林斯基文集”，國家文學出版社，1948年版，第一卷，一四一頁。——原注。

荒誕之談，是民間童話和傳說的滑稽可笑的或是悲劇性的荒誕之談。

民間的荒誕之談以生活的一面出現在果戈理面前，用純朴的天真爛漫的特点吸引着他。他筆下的魔鬼是最平凡的——胆小怕事，只能干些伤害人的小把戏，——在“聖誕節前夜”里便是这样描写的。他勾搭莎洛哈，嫉妒她跟别的男人好。“失落的國書”里的查波羅什人落进了地獄，那里的女妖們打紙牌，并且还玩花巧騙人。荒誕之談在这里首先变成諷刺嘲笑的手段了。

在“魔地”或者“失落的國書”等中篇小說里，荒誕之談跟现实生活的特征交織在一起。在“失落的國書”里，那个灌飽了酒的哥薩克的荒誕不經行为，是作为酒后的荒唐事，天花乱墜的吹牛，被描写出来的。

在“近乡夜話”的个别的插曲中，在喜劇性的性格和典型中，已經清楚地显露出社会现实的特征，可以看到未来果戈理作品的諷刺的風格。

乡村“显貴”和富人的代表人物，像“五月的夜”里的村長或者“聖誕節前夜”里的朱勃之流，是被整个村子的人所仇視的。他們是同村人的迫害者，就道德品質來說，是跟从人民中間出来的正面人物完全背道而馳的。在他們身上，愚蠢而傲慢的妄自尊大、貪婪、粗野的自滿，跟道德的卑鄙齷齪結合在一起。“五月的夜”里的村長叶甫吐赫·馬柯果年柯不但自高自大，并且也殘暴不仁。酒鬼卡